



游走的苇

■董雪丹 文/图

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，每每看到这句话，总是想起芦苇，感觉这一句道尽苇之风韵。

我曾一次又一次在上下班的颍水之畔看芦苇、拍芦苇。春天来临，能从枯萎中看到新生。之后，那些新绿在走向夏天的路上一点点长高、舒展，吐出白绿色、稠密下垂的小穗。后来，那些嫩生生的花穗在秋风里一点点变了颜色，直至白了头。即便是冬天里枯了枝、败了叶，芦苇也是一样的寂静、欢喜，在阳光下，寒中自有一种暖……翻开几年前的朋友圈，发现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总是游走在芦苇之侧，会跨越时间、跨越空间，在各种情绪里倾听芦苇。在写下《芦苇：水畔的思想者》之后，还有很多有关芦苇的思绪在游走，不记下来，就停不下来。

曾在一个大年初三去看望这些老朋友，心疼几丛被烧焦的苇：“但愿春天还在它们的根脉里生长着。”

春日晨起看苇，透过苇，看天色一点点亮起来，心里很高兴：“被焚烧过的芦苇，照样有新生，照样迎着初升的太阳……苇叶上，露珠滚动；露珠里，盛满阳光。”

遇到一枝低头的芦苇，和一枝仰面的芦苇，记下：“这世间许多事，不过就在俯仰之间。”

看到两枝纠缠在一起、两枝各自独立的芦苇，我写：“缠绵，有的是没有距离的纠缠，有的是保持距离的相依。”

曾记下芦苇干枯成调皮的姿态：“一枝翘着二郎腿，趾高气扬的苇。”

也曾写下芦苇的孤寂：“苇的影子，还是苇。临水自照，真的可以看清自己吗？那影，可以映见自己的灵魂吗？”

秋天里，感觉到芦苇对这个世界的深爱：“才几天不见呀？就变了颜色。不是把心放空了吗？怎么还会像一夜白头的女子，把整个秋天都放在心上？”

久久地凝视芦花之后，写下：“深入到芦花的灵魂里去看，竟没有看到瑟瑟的秋意，倒是看出了春的柔暖。再看，再看，那分明是初春柳枝的脉络和姿态。”

看到有的芦苇全然绽放，有的还在含蓄地思索，生出一些以芦苇为原点的飘飞思绪：“这是我的秋天，也是你的秋天，有谁能抗拒终归要来的秋天？又有谁能躲得过冬雪的覆盖？当然，也没有谁可以没



有梦，有关蔚蓝，有关轮回，有关春天……”

就这样，像芦苇在季节里的轮回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、重复生活。偶尔会有一次，跳出眼前的生活，再俯瞰曾经，像一枝游离的苇。

在银川水洞沟景区的芦花谷，到处都是芦花。虽然所在的团队一直在赶路，我还是拿着手机看不看地对着芦苇一路狂拍，后来再看，发现盲拍了几张水墨画一样的芦花。从银川机场坐车去酒店的路上，两边就有许多芦苇，让我一踏上这片土地，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。

其实，后来又走过几个长满芦苇的地方，在哪里遇到，都有一种天缘巧合般的亲切和喜悦，都会心动。一眼望去，它们还是重复生活的一部分，似乎已经重复到麻木，重复到苍白。没办法，游离的苇，它的根，还是在原地。心里有苇，跳出眼前的生活，眼里还是有苇——那无处不在的芦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。人就是这样重复着自己、重复着生活，在重复中深陷，直至在重复中离去，又在重复中重生。只是所在的地点不同，而已。可是，还要在重复中找寻着不重复，要对自己大声呼喊：太阳每天都是新的，月亮还是会圆的……只要心脏在跳动，只要热血在沸腾，只要生命在呼吸，就会有对重复的逃离，哪怕，只是周而复始。

冬日里的淮阳东湖，彼泽之陂，细雨中，有蒲与苇，干枯成万种风情。远的、近的、疏的、密的，是苇，在风中、在雨中站成姿态各异的风景。一枝，像远远地翘首凝望；两枝，像前与后、生与死的追随；横斜，有着旁逸斜出的无羁；柳下，有着与枝梢对话的亲昵；密集，演绎着一种凌乱的有序……一只小船守候在芦花深处，不知道守候了几生几世的样子，那么静，那么静。只有雨点一滴一滴地落在水上，落在船上。有一种感觉：只要你想，小船随时可以渡你，想去哪里，随你。或者，也不需要小船，去哪里，都只隔着一苇的距离。古人不是早已说过吗？“谁谓河广？一苇杭之。”



电话铃响

■刘和平



打开朋友圈立刻显示一行字：这一刻的想法。这一刻是9月19日的凌晨4时30分。这一刻，我想起了电话，主要是想起了那刺耳的电话铃声。

参加工作之后，曾有那么几年我从事的是公安机关的主业——侦查破案。记得当时我还是个小小的领导。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受社会大潮的影响，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，一些游手好闲的小青年急功近利，认为偷偷摸摸的钱来得太慢，便不顾危险操起刀枪棍棒干起了拦路、打家劫舍的勾当。那个时候，一般民警还没有配备手机，单位值班室和民警家中安装的电话都是座机。无论是家里座机还是单位座机，电话铃的响声都特别刺耳，特别难听，让人抑制不住的烦躁，更让人烦躁的还有来自电话那端传来的报案内容。例如天还没黑，单位值班室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开始报警：“我遭遇抢劫啦、我遭遇抢劫啦、我遭遇抢劫啦……”

抢劫，起初就是重罪，但也有轻重之分，靠语言暴力和拳头暴力抢劫比起掂着棍棒抢劫显然要轻许多；掂着棍棒抢劫比起持刀端枪抢劫显然也轻一些。那个时候的公安民警，特别是从事刑事侦查的民警基本上是人手一枪，老式冲锋枪也是随时都能取出来，所以遇见一般的抢劫报警，住在单位值班的人员就足以能够应付，但也有需要刑侦大队全队民警共同出警的时候，比如遇见端枪抢劫的、打家劫舍的，还有参与抢劫人数较多、杀人伤人的等等。

想起那个时候，我刚刚大婚不久，因工作成绩突出，单位奖励给我一间婚房，就在值班室对面。深夜，刺耳的报警电话铃声，甚至值班人员的咳嗽声、起夜撒尿声，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由于居住条件“优越”，除了按时值班出警以外，不值班的时间，我也常常充当其他值班人员的协助者。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夜里一听到值班室的电话铃响，不等同志们喊，我就会先声夺人，大声吆喝：“快点起来啦！快点起来啦！”然后穿起裤子，披起上衣，开门就直接奔向值班室。日子久了，我便有些神经质，有时夜里会恍惚听到电话铃响，之后猛地从睡梦中惊醒，半天也缓不过来；有时听见后院的电话铃响，也会赶快坐起来，瞬间冲出去；再后来，在深夜里突然惊醒成为

常态，立即穿裤、披衣，需要好大一会儿才能够完全清醒过来，好像患了“神经过敏症”，媳妇气得叫我“神经病”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是媳妇口中的“神经病”。

33年过去了，好像只是弹指一挥间，犹如白驹过隙，感觉还没有长大，可我已经变老。当下，社会治安越来越好，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，抢劫的暴力犯罪案件已极为少见，急需紧急处置的报警好像也越来越少。离开刑侦工作岗位多年之后，因工作原因，我又再次被调整到刑侦部门工作，但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，使得工作环境比起当初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再也不用时时担心抢劫大案的发生，当年患下的“神经过敏症”也已逐渐痊愈。

9月19日早4时30分，一阵悦耳的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，睁开双眼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老父亲打来的电话。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，现在人们普遍使用手机，来电铃声也能根据需要进行各种设定，比单位座机报警电话刺耳的铃声要温柔许多。

老父亲已经年过八旬，去年把我前些年给他买的“老年机”换了，他自己用退休金买了一部崭新顶配的高科技智能手机。父亲不仅学会了上网，还起了个网名叫“幸福三重奏”，并建立了一个家庭成员群，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——“刘家大院”。这样不但自己一家人联系着方便，还经常视频聊天。这不仅给父亲带来了更加丰富的信息资源，加深了亲人间的感情，更发挥了预防老年痴呆的强大功能，一切安好。但凡事有阳就必有阴，不好的一面也有，就是父亲没有时间概念，不管几点，哪怕是凌晨，只要他想起什么，便会打电话“吓我”。接通电话的第一句，传来的必定是：“你在哪儿呀？”真是令人哭笑不得。这个点，我能上哪儿呀？也难怪他老人家，他哪知道我当年因报警电话落下的病根啊！我时常提醒父亲，没有遭遇像“抢劫”那样的急事，尽量不要深夜里拨打“报警电话”。父亲虽然口头答应着，可一次也没有记住，还是经常在夜里打电话。

不想在深夜里听到父亲打来没用的电话，但想想能接到父亲的电话也是一种幸福，希望父亲平安、幸福、健康。